



Y I R E N A O S H I L U

第一章

灵魂乐章

“跟我来，还有你的子弟，抬上你的鼓！”科恩一把抓起老者，“说不定你的十乐章可以让明天的战斗精彩一点。”

“可是老爷……”老者说：“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我们战斗时弄点音乐出来，让场面热闹一些”

“可是，老爷，”老者的头左右摇晃，“这并不符合传统……”

“你都以你的方式活了大半辈子了，结果又怎么样？”科恩转过身来看着老者说：“现在嘛！你就以我的方式活一次好了！”

虽然老者一路上都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可科恩却如同没听到一样；他几乎是把老者强行地拖进了自己的帐篷。好在他的动作只介于粗鲁与粗暴之间，所以难民们也就没有其他的表示。

“坐下！”隔着一张小桌，科恩把老者按在自己对面的凳子上，再回头吩咐近卫：“地图给我。”

近卫在小桌上摊开地图，地图上绘有土城及周边地形。

“要让你的十乐章传遍整个战场，需要多少乐器？”科恩的手指

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然后以极其强硬的语气说，“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传统，我会不高兴的！”

“可是……”

嘴角微微一翘，科恩的脸色开始冷得让人发怵：“如果你不愿意，我会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敲鼓的……我发誓！”

“那……好吧！”老者看着地图想了想，“这样的范围需要100面大鼓。”

“我是说完整的十乐章！”

“那还需要200支号角。”

“这样……”科恩回头叫来卡罗斯，“你去收集这些东西，马上！”

“老爷，你到底想怎样？”老者问，“至少你要让我知道你的想法啊！”

“你知道城墙外面有多少敌军？”科恩没有正面回答他，却反问了老者一句。而在军营里，敌军人数可是绝密情报，老者又怎么会知道？于是他茫然地摇了摇头。

“那我来告诉你好了，城墙外有30万魔属联军，他们正等着明天与我们分个高下，失败的一方是什么结局，就不用我说了吧？”科恩说，“而我们现在还能战斗的也就剩4万人不到，如果我们输了，你们又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可能你们没人能活下来吧！”

“可……这与十乐章也没有关系啊！”

“坦白地跟你说，我个人认为明天就是最后一战了。”科恩站起来在帐篷里踱着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不可能做得比我更好，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比我的士兵更出色。我们能撑到今天的地步已经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是明天，我无法再期望奇迹的出现……”

“老爷……”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可以有很多死法。有的人是无声无息地离开，而有的人就惊天动地。”科恩背对着老者缓缓地说，“如果可

以选择的话，我更喜欢后者；就算这命运无法改变，我也要他们付出代价！”

“那你又要我具体做些什么呢？”

科恩知道，对付这种老顽固，自己开出的价码应该是在极具诱惑力的同时又真实可信。看看老者那一脸的皱纹，想来这家伙也经历了很多事。

“如你所说，我的士兵多是你们部族的子弟。我想，你可以在明天的战斗中为我们演奏十乐章。”科恩的一双黑色眼睛精光闪动，“我要你用十乐章去唤醒他们血液里、灵魂中、肉体内的斗志！我要带领着这群愤怒的狮子去作战杀敌……为其他必须离开的人争取时间！”

当科恩说到最后一句时，他的声音已经低不可闻，但在老者听来却是清晰无比。

两人对视片刻后，老者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卷轴，放在小桌上缓缓打开。

“嘉德南这是我的名字。”老者非常慎重地说，“我愿意服从你的命令，但我希望在你那必须离开的名单中添加些名额，他们都是我们部族的希望。”

“多少？”

“1000！”

“先说明一点，我无法保证他们一定可以逃脱，”科恩点点头说，“但我会给他们机会——与我方离开的人同等的机会。”

“成交！”

“好的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

协定一达成，嘉德南就指着桌上的卷轴说：“这是十乐章的总曲谱，但其中大部分并不适合用作鼓舞斗志……”

“为什么不合适？”科恩在嘉德南对面重新坐下，“你说仔细点。”

“要解释十乐章的来历，就得从我们三十六部族的诞生说起。老

爷你也看到了，三十六部族是个很奇怪的族群，随便在哪一个部族里，都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种，半兽人、人类、野蛮人、翼人……他们都可以在一个村子里共同而和谐地生活。”

“要是问为什么会这样，那就得从神魔分界线说起。按我们部族的传说，当年神魔两族划分边界之时，为了留下缓冲的余地，在两个联盟间留下了这宽数百里的分界线。”嘉德南抚摩着手上的曲谱，向眼前的军人述说着自己部族里人所共知的事，“可你想想，这里是整个大陆最中间的位置，拥有最肥沃的土地、最秀丽的风光……理所当然地，在他们划分界线的那个时候，这里也居住着整个大陆上最优秀的种族。”

“我们的祖先也是以种族聚居，可是我们祖先的力量怎么可能与神魔相抗争？于是就只有分了。各个种族争相外迁，整个分界线上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亲人分离的哭号响彻云霄……可分界线上有近千万的人口，而被现今世人所崇拜的神魔两族呢，他们只给了我们 10 天的时间！”嘉德南说到悲痛处，重重一掌拍在桌上，“10 天啊——如何能够让千万人找到安身之所？更别说其他的土地已经被别人占据瓜分，结果 10 天过去了，也就外迁数百万人而已。”

“后来呢？”科恩被嘉德南所讲述的故事吸引，忙着追问。

“神魔两族根本不理睬我们祖先的哀求，在 10 天后封闭了分界线。我们的祖先本来认为不过是封闭而已，”嘉德南抬眼望着科恩，“可 10 年之后，第一次神魔大战就在分界线上发生。”

“第一次？”

“是第一次，这战争规模之浩大，并不比这次逊色。”嘉德南脸上流露出沉痛的表情，“老爷你想想，留在战场上的人还有什么好下场？”

科恩点点头：“这个，你不说我也明白。”

“被杀、被掳、被奴役，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却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伤痛。祖先们只希望神魔杀够了可以不杀，抢够了可以不抢。好

容易熬过了这场战争，可谁知道 20 年后，当新一辈的族人成年时，又发生了第二次的神魔大战！”嘉德南的声音变得低沉起来，“周而复始，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不逃走？”科恩问。

“我们一直在逃，可我们又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像这次，本来分散逃离的族人却被魔属联军驱赶用来堵住老爷你的退路。”嘉德南摇摇头说：“不但是 20 年一次的神魔大战，就连平时的小战争，甚至没有战争的年月，我们都会被抢掠、屠杀。我们就像是神魔两个联盟的仓库，当他们缺少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威风八面地冲进我们的村寨，光明正大地拿走我们的一切。”

“不停地被伤害，不停地流浪，不停地逃亡……在这样的命运之下，再怎么庞大的种族都撑不下去。”伴随低声述说，嘉德南已经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双拳，“一个又一个的种族开始衰败，最终都没能逃掉灭亡的命运。”

“但你们不是还存在吗？”科恩不解地问。

“我们？我们是三十六部族，我们是神魔分界线上所有种族里劫后余生的人。我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甚至失去了自己种族的文化、自己种族的传统、自己种族的信仰！”嘉德南眼圈都红了，“在一次残酷的神魔大战结束后，分界线上已经找不出一个完好的村落，再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们第一代的总首领爬山涉水，花费数年时间才把剩下的人召集起来。”

“第一代的总首领？”科恩问，“那你们为什么叫三十六部族而不叫七十二部族？”

“我们为什么会叫三十六部族？老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时所有活下来的人只够组建 36 个村寨！”嘉德南的脸色苍白，“你想想，从千万人口到只够组建 36 个村寨的人口——这当中有多少冤魂血泪！”

有着两世经历的科恩也算是个狠角色，可一听到这话，还是呆

了呆。

“36个村寨，自然再也分不了什么种族了。”嘉德南面带着自嘲的苦涩笑容，“人类、半兽人、野蛮人、精灵、沙人……所有的人种共同组成村寨；大家小心翼翼地彼此接近，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生存的威胁下，最终相互接受。”

“别说这事了！”科恩朝地上啐了口唾沫，“本少爷听得心里堵得慌，你还是说说十乐章吧！”

“十乐章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老爷你得听完……在三十六部族建立之初，族民们语言不通，习惯和传统又各不相同，这给当时的总首领带来很大的困扰。”嘉德南再次拿起曲谱，“于是在取得所有部族首领的同意下，总首领谱写了十乐章。从此，所有部族居民舍弃原来的所有传统和习俗，生活劳作皆以十乐章为准。”

科恩一拍额头：“舍弃原来的所有传统和习俗？”

“是的。或者说，十乐章里已经包含了所有种族的部分传统习俗。”嘉德南解释说，“经过无数代的发展完善，十乐章已经订下了三十六部族所有可能遇到的状况的处理方式。”

“对你们来说，科恩抓着自己的脑袋，“这个十乐章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

“老爷，我可以跟你这样解释：因为神族与魔族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我们不崇拜他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恨他们……他们都是邪恶的！”嘉德南眼中流露出坚定的神情。

“总得有个东西被你们崇拜吧？”

“有 就是我手里的十乐章。”嘉德南说，“我们崇拜十乐章 我们能在分界线上存活下来，就是因为有十乐章。”

“十乐章？”科恩眨眨眼睛，“万能的十乐章？”

“是的！”

“这样啊！”科恩摸着下巴，“那十乐章有没有说明，遇到本少爷应该怎么办？”

嘉德南暗自叹口气，决定放弃对眼前这人的血泪倾诉，直接说起了十乐章。

“十个乐章之中，各自的曲调有很大区别。每个乐章的用途必须在相应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用错的话会适得其反。”

“曲调不重要，战场上最重要的是节奏。”科恩想都没想，很自然地说，“你把每个乐章的节奏做适当调整，再依据战场态势灵活演奏！”

“调整节奏？”嘉德南的嘴张得大大的，好半天都没闭上；对于一生都在演奏十乐章的他来说，更改节奏等同于臣子叛逆。

“是的，我已经听过全部的十乐章，我认为调整节奏没有问题！”

“哪有这种可能？”嘉德南回过一点神来，“节奏一变，那还是十乐章吗？”

“嘉德南 我并不想打击你。”科恩淡淡一笑，“但事实上最能触及灵魂的乐章……那是没有固定节奏的。这世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灵魂，你不会真认为你的那个十乐章可以包治百病吧？”

嘉德南无言以对，一大把年纪的他可以说是演奏了一辈子十乐章，自古相传的东西早已经是根深蒂固。他并不赞同科恩的观点，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战乱中的难民性命是没有保证的，为了部族中那 1000 个有希望逃生的名额，就……就赌上这一次吧！

“好的。”沉默片刻 嘉德南非常吃力地说，“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你需要什么样的节奏呢？”

科恩没有说话，他只是抓起嘉德南的手放到自己左胸上。

卡罗斯带着人在难民堆里忙活着，如果不是有嘉德南的弟子陪同，他可能需要杀光所有难民才能带走被视为圣物的大鼓和号角。可即便是如此，那些家伙在交出乐器的时候还是很犹豫。

“我们要乐器而已，又不是要你的命，”卡罗斯对一个小部族首

领抱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面大鼓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如果不是嘉德南的决定，我们死也不会给你的！”那部族首领嚷嚷着，只有天知道他哪来这么大的嗓门，“小心！小心！不要那样抬！”

听到这家伙的话，卡罗斯又好气又好笑。如果不是看出自己不会无礼，这无赖哪敢说出“死也不给”的话来？

收集乐器及乐手花去卡罗斯整整两个钟头的时间，当他回到科恩的帐篷复命时，却看到很怪异的一幕——闭着双眼的科恩和嘉德南正对面地坐着，两人之间的小木桌上放着一个摊开的卷轴。

好一会儿，嘉德南才睁开眼睛举起右手，卡罗斯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枝细细的木棍。

“啪——啪啪，啪——啪啪……”嘉德南手中的木棍在桌面上敲打了一阵，然后问科恩，“是这样吗？”

他的声音很轻柔，而且语气表情都乖得像个学徒。

科恩也睁开了眼睛。他先是把头微微一摇，再用手中的木棍在木桌上敲打了几下：“应该是这样。”

嘉德南继续敲击着，直到科恩点头为止；而迷茫地看着这一切的卡罗斯，觉得自己的脑袋转得已经不够快了。

“记下来，”嘉德南吩咐身后的子弟，然后转头对科恩说，“到下一个乐章了。”

“卡罗斯，”科恩转头问，“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卡罗斯一个立正：“是的，长官。我准备好了。”

“我这里有张图，上面有安放这些乐器的地点，你去把乐器放好。”科恩递过一张纸说，“然后赶紧回来，我还有事要和你商量。”

“是的，长官。”卡罗斯转身走出帐篷，开始指挥着士兵把乐器抬到图上指定的地点。

“长官，”一个少尉军官不解地问卡罗斯，“科恩长官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科恩长官为明天战胜敌人而想出的办法。”卡罗斯微笑着说，“很有效的办法，我们照做就是了！”

“是的，长官！”少尉欢天喜地地走了，走时还说了一句，“科恩长官真是了不起啊！”

听到少尉的话，卡罗斯的脸上有一丝苦笑闪过。

“真的是不可挽回了吗？”抬头看着夜空，卡罗斯心中一阵翻腾，一股伤感又遗憾的情绪不可压抑地浮了上来，“连一直都在想办法避免失败的科恩长官都……都在为明天突围的人做着准备了。”

如果换成别人，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执着地相信科恩能挽回局面；但卡罗斯不一样，他是科恩的总参谋官，有关于敌我双方的一切他最清楚不过。

虽然魔属联军在前几天的攻城战中损失了很多士兵，但他们的后援一直源源不断地到达。

就在今天晚上的早些时候，敌军那边还有一个军团风尘仆仆地赶来。而且，较晚赶来的部队居然未设营帐，好几万士兵席地而坐……

看来敌军是准备明天决一死战了——现在的停战，只不过是让士兵们为明天的战斗积蓄体力而已。

在今天下午的战斗中，卡罗斯知道魔属联军的大型攻城器械已经形成规模。

而已方的部队呢？兵员疲惫、物资消耗殆尽不说，就连前面那道一直被视为生命屏障的城墙也快坍塌了。

敌军明天会出动多达 30 万的军队，再算算自己这边，好胳膊好腿能站起来不打晃的撑死了也不超过 4 万人。除了让一部分人突围，也实在没其他办法。

要在这种情况下突围，难度也是非同寻常——想必科恩也是有感于此，才用上这些乐器的吧！

“不过，”卡罗斯看了看远处忙碌的士兵对自己说，“仅仅做这

样的安排，的确是有点儿戏，希望敌军指挥官明天是处于白痴状态！”

当卡罗斯再次回到科恩的帐篷时，那两个“疯子”已经敲完了棍子——不用怀疑，在卡罗斯第一眼看到那种情形时就决定称呼他们为“疯子”了。

虽然这样对科恩不是很尊重，但明天大家的生存希望都很小，就连这样称呼科恩的机会也不多了，更何况这是卡罗斯用来缓解压力的一贯方法。

在随后召开的战前会议上，卡罗斯更是在心里大叫科恩“疯子”，因为科恩对所有人公布了第二天的战术。

“放弃城墙！”科恩在脸上挂起他的招牌笑容，“我决定了。”

事实上，所有高级军官都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而因为有事错过没得到消息的卡罗斯差一点就晕了过去，其他军官则有各式各样的反应……

好半天，帐篷里才恢复安静。

“长官……”看到其他人都不说话，比所有人都年长的卡罗斯无奈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问科恩，“这样对我方有利吗？”

“当然有利。”像是对他的反应比较满意，科恩微微地点了点头，“根据侦察团今晚的情报，敌军已经完成了攻城器械的制造，同时他们的投石车也已经安装好，并在今天下午的战斗中做了调试。如果我们明天依然死守城墙的话，在敌军大量远端投石车的打击下，我方会有很多无谓的伤亡。”

“那长官您的完整计划是……”

“我们放弃城墙，进入以街道为基础修建的阵地中。”科恩指着地图说，“而敌军，他们的指挥官在明天会有什么计划呢？”

“第一，他不会知道我们放弃了城墙，所以他在进攻的安排上仍然是老套路。那么多的军队一旦排列好可就没了机会重新过来了，也就是说，即使在发现阵形不对时他们也无法做出调整；而当敌军在

城墙上手足无措时，我们就可以下手。”

“第二，我们放弃城墙，他们的投石车和攻城器械就没了用处。而我们的主力，就要在这个阵地上牢牢地拖住敌军！”科恩的手重重地拍在地图上，“其后，我准备了两支反攻部队，他们会在敌人久攻不下、士气下降时发起反击！”

“在明天的行动中，最重要的就是时机的把握！所有人必须在得到我的信号后果断行动！违反命令的……严惩不贷！”科恩的目光变得凝重，在几个最亲密的人身上一一扫过——几个人在接触到他的目光后无一不把头低下。

卡罗斯看在眼里，明白这几个人已经知道自己明天是会待在“反攻部队”中了。

在科恩接着说下去的话里，战术布置反而不是很多，占了重头戏的已经是近于宗教式的催眠——虽然这是科恩一向反感的東西，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很自然，而且很有煽动性。

听着科恩的长篇大论，卡罗斯知道他在明天的战斗中不会带队突围。如果以这种方式鼓励部队，那就需要把主将作为中流砥柱来支撑住场面；一旦主将稍有闪失，整个军队也就跟着完蛋。

科恩心里又怎么会不清楚这点呢？但这是 30 万对 4 万，无论最后的战局如何，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会死去。与其让他们在绝望中闭上双眼，倒不如让他们带着点希望去死；这样的话，说不定届时的痛苦会减轻很多。

“好了，那么你们对各自的任务都了解了吗？”科恩终于结束了这场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的催眠，“没问题的话，就回去准备吧！”

在军官们走出帐篷时，科恩叫住了卡罗斯，要他陪自己散散步。

“怎么了，卡罗斯？看来你的情绪不高啊！”

“没什么，长官，我只是有些疲劳而已。”

卡罗斯心绪一晃，没想到自己也上了科恩的名单，刚刚心里还有些惆怅，那是因为进入反攻部队的军官都是军团中最优秀的人。

“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科恩边走边说，“是对明天的战局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我没有其他看法，长官。”

“那好，你明天就待在反攻部队吧！”科恩说，“我身边的人手已经够用了。”

“长官，我可是您的参谋长，”卡罗斯的话稍微停顿了一下，随即以肯定的语气说，“哪怕是我帮不上什么忙，在您身边待着都是我的职责。”

“何必这样固执？要知道在反攻部队里本来就有你的位置。”

“下官拒绝接受您的这次调遣，”卡罗斯依旧坚定不移地要留下，“作为斯比亚帝国皇帝派给你的助手，我有权这样做，我死也不去反攻部队。”

“干！”科恩的粗口又来了，“一个两个都他妈这样！”

“长官，”卡罗斯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老实说，我和其他人有些细微的差别……从现在起，我会一步不离地跟在你身后。”

“不去就不去好了，既然是你自己的选择。”科恩有些泄气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又提高了声音骂，“别他妈的冲我笑，这又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远远的地方有一阵喧哗传来，那是嘉德南正在临时训练着他的乐手。看来，这家伙也在为明天的战斗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卡罗斯……”科恩踌躇了一下，低声说道，“我一直在想，没有在战局刚开始出现危险时就撤退，应该是我的过错。”

“长官，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卡罗斯小心地回答。大战在即，还是尽量不要刺激自己的长官为好——虽然这的确是科恩的错。

“不是这样。”科恩摇着头说，“我对战局的揣测一直只停留在战术层面上，在战略上做得很不好。我一心一意地要跟吉伦特对着干，只考虑到要争回自己的脸面，其实在吉伦特出现之时我就应该后撤

的。”

“长官，这也没办法，军部是不会让我们撤退的；而且魔属联军准备周全，我们周围是个严密的包围圈，无论我们从哪个方向撤退，他们都有办法包围我们。”卡罗斯低声说，“至于说到错误，你想听一个小军官的故事吗？”

科恩点点头。

“有一个出身不是很好的小男孩，在第一次看到从家门前经过的近卫骑兵时，他惊呆了。近卫骑兵们骑着高头大马，穿着银光耀眼的铠甲，头盔上高傲挺立的是洁白的鸟羽，那是怎样的荣耀啊……从此，这个小孩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官。”卡罗斯缓缓说着话，眼光迷离，“他知道，成为一个军官的道路是艰辛的，所以他不停地学习，学习自己所能学到的一切东西……终于，他如愿地以平民身份从圣都学院毕业，并成为一名少尉军官。”

“后来呢？”科恩饶有兴致地问。

“后来，少尉带着两队士兵去剿灭一股百人左右的土匪，他事前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预案，考虑到了所有的情况，自信满满地带着200多名士兵出发了。”说到这里，卡罗斯的神色黯淡下来，“可到了那地方，土匪们并没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出现，他和他的士兵承受着一个又一个的变数。战局变化莫测，终于，他慌乱了……200多个士兵啊！同他一样的出身！都是有梦想的年轻人……他拿这些士兵当兄弟对待……可是……”

“你的意思我明白。”科恩拍拍卡罗斯的肩，“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我的错，我得担起责任来。”

“长官，你不用乱想了，事实上你已经超出所有人的预计。”卡罗斯明白到科恩留下的真正原因，由衷地劝说他，“作为18岁的指挥官，您的指挥能力让所有人惊异，在开战的这些日子以来，长官你避免了许多伤亡。作为你的参谋官，我感到非常之荣幸。”

“那又怎么样？”科恩苦笑着说，“如果当时在峡谷放上一支部

队，哪怕是一支小部队，我们也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了。”

“长官，我不同意你的看法，魔属联军既然下决心做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就必定不会让我们轻易脱身而去。”卡罗斯压低了声音说，“就算我们在难民之前到了这里，而峡谷那一边呢？又会有怎样离奇的事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说不定会被不明不白地处理掉……他们一开始不打击我们，正是怕我们快速脱离。打从一开始，他们的目的就不是要驱赶我们，而是要全歼。”

“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长官，有意义。”卡罗斯看着科恩，“你知道吗？明天的战斗，魔属联军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投降……你还是让我来指挥好了，我也很想穿穿神佑骑士的盔甲。”

“你做梦去吧！”

“长官，别说我没提醒你。”卡罗斯摸了摸鼻子，换了另一种方式，“自第二代杀戮之魔起，历代杀戮之魔都是最高等级战俘……听说，战俘们得跪在魔族长公主的脚下被魔化，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无限虔诚地亲吻那贱妇的脚趾……”

“如果你被俘虏，你会怎么做？”科恩面无表情地问，“说老实话。”

“我？”卡罗斯想了想，“我大概会自我了断……”

“我就不！”科恩脸上闪过一丝邪恶笑容，“我会在被她魔化之前强吻她的嘴，摸她的屁股……给她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卡罗斯像个傻瓜般地微张着嘴，然后明白过来……两人再对视片刻，开始了狂笑。

“好吧，不说这个了。”笑过了之后，科恩低声问身边的卡罗斯，“其实，我愿意留下是为了我的兄弟，你又是为什么？”

“能活着当然好，但身为军人就没什么选择了。”卡罗斯擦去眼角笑出的泪，同样低声地回答他，“一方面，我是你的助手，抛弃某人的话，我会被陛下吊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乐意这样死去，至

少会有个好名声什么的；最后嘛……我也喜欢待在你身边。”

“那你对明天的事就没什么好说的吗？”

“有！我想说，最好是撤销几个人的职务，再让人押着他们去反攻部队。这样他们就做不了怪——但对本人无效。”

“很放肆的语气啊！这样听起来，卡罗斯你已经变成无赖了。”

“好说好说，阁下比我厉害。”

“呵呵……去干一杯怎么样？我那还有瓶好酒，再不喝就浪费了。”

“好啊！可为了什么而干杯呢？”

“就为……无赖遇上无赖好了。”

“悉听尊便！”

半夜时分，土城周围就起雾了。淡淡的、薄薄的雾气在聚集着，而且渐渐浓密了起来——这是攻防双方都没想到的。

土城里一片寂静。

没有分派到任务的士兵在休息，连续多日的激战已经让这些战士疲惫不堪；他们或依着墙角或靠着同伴，睡得香甜极了。这会除了长官的命令，什么声音都无法唤醒他们。

冰凉的雾气漫进满是破洞的帐篷里，本来是在熟睡中的嘉德南由于身体感受到温度的变化，醒了过来。

“已经要开始了吗？”嘉德南站起来，看着外面喃喃自语，“真的不可避免了吗？”

在这一瞬间，嘉德南的思绪回到自己接任总首领的那个晚上……

在那个晚上，跪在熊熊燃烧的烈火四周观礼的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准备接任的他则跪在鼓前接受着三十六部族首领们的质询。

“你！你是否能把你所有的生命奉献出来——为我三十六部族？”

他用激昂的声音回答：“我能！我的整个生命，都将献给我的族人。”

“你！你是否能忘记自己的家人、梦想、欲望——为我三十六族？”

他用坚定的声音回答：“我能！我的所有一切，从这刻起都属于我的族人。”

“你！你是否能传承流浪者的十乐章，让我族人在十乐章的带领下繁衍？”

他用诚挚的声音回答：“我能！自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准备好传承流浪者的十乐章。”

“要再看一眼你的家人吗？”巫医把手放上他的脑门，“看看吧！你将再也记不得他们了。”

他缓缓地摇头——虽然早知有这一刻，但他没勇气回头去看。

巫医手中闪现着诡异的光芒，让他头痛欲裂。他的嘴唇已经咬破，但自始至终没有哼过一声……等到巫医退开时，他已经忘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过去，以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留下来的，就只是作为一个总首领所需要的记忆。

四周静了下来，只有燃烧的篝火还在发出“噼啪”的声音。

“咚——咚咚！”老首领敲响了大鼓，周围数十面大鼓跟着响起来，近在鼓前的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老首领的动作，听着这无比熟悉的声音……

“晨起”“出行”“互询”“合族”“围猎”“遇险”“回护”“止泪”“扎营”还有最后的“暮归”老首领敲得是那么熟练，身手是那么矫健。

“哦——哈！”老首领双手平伸，口中发出一声暴喝，所有的大鼓同时停下。

“接鼓——”老首领双目圆睁，“嘉德南！”

接过这对象征着总首领身份的鼓槌，嘉德南心中已经没有任何

想法，乐章曲谱自灵魂深处涌上来，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维。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敲响了身前的大鼓，让雄壮威武的鼓声传遍四野。

无数族人随着鼓声齐声高呼：“嘉德南！嘉德南！嘉德南！”

那个夜晚，他向所有的族人做出了保证；可明天呢？他却要去亲手敲响改编过的十乐章——虽然是为了族中子弟的生存，可那是自己的承诺啊……

“我将成为三十六部族的罪人，饶恕我吧！请历代首领饶恕我……”回想着往事，嘉德南缓缓地跪伏在地，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

靠近城墙的地方，神属联军士兵在准备着各种陷阱；特别是前面的城墙附近，因为雾气会反射灯光，他们不得不摸黑工作。

在这时，士兵们以前接受的训练就显现出成效来。在长官们的指挥下，这些战前准备正在无声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科恩异常平稳的眼光注视中，他派出的十几支小规模侦察部队身着魔属联军军服趁着浓雾潜行出城。

这些人什么种族的都有，全是从侦察团精心挑选出来的军官，而且大多是来自原黑暗城近卫团的夜鹰部队，也就是杰克带领的那支活宝部队。

这些军官别的本事在侦察团里算普通，但在科恩的特意培养下，他们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工夫就更上了一层楼，在整个大陆来说都是一流水准！因为同在一个团服役，他们彼此之间的配合也相当默契。

科恩希望他们能在明天的战斗中在魔属联军的后方制造些混乱，至于这些军官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则完全是不可预知的。

就像是在路上撒下一把尖钉……有可能伤到敌人，也有可能伤到自己。

而在魔属联军这边，几位指挥官也为明天的战斗而通宵未眠。虽